

# 烽火钱塘一卷书

——茅奖得主新作问世,柳建伟、黄亚洲、哲贵共话《钱塘两岸》

■ 本报记者 李娇尹

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沉潜二十载,以长篇新作《钱塘两岸》重磅归来。全书计划出版四卷,总篇幅约百万字,此次问世的是第一卷。作品以钱塘江两岸几大家族的命运浮沉为主线,时间横跨1937年淞沪会战至1955年浙江全境解放,铺展出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

一位河南籍作家,为何要将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钱塘江?在这部倾注二十年心血的作品中,他寄托了怎样的历史思考与文学理想?对于这部聚焦浙江大地沧桑巨变的史诗之作,浙江本土作家们又有着怎样的解读?

近日,柳建伟与浙江文学界的两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原主席黄亚洲,以及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社主编哲贵对话,带读者走进钱塘江岸的风云激荡中。

## 一座大桥通古今

记者:作为一位河南籍作家,您为何选择钱塘江两岸的故事作为沉潜近二十年后的创作主题?

柳建伟:当我系统学习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后,就把自己的梦想清晰设定为:为中国写一部向《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致敬的长卷式作品。

寻找写哪里、写什么的过程,相当漫长。直到2006年初夏,浙江籍大导演谢晋约我写一个描绘钱塘江大桥传奇历史的电影剧本。在西湖边,我们进行了多次探讨,我提出,可以从茅以升的个人传记延展至更广阔的历史叙事。没想到,后来谢晋导演突然离世,电影项目就搁浅了。但这个未竟的约定,却让我最终找到了此生最想完成的创作——一部反映中国从抗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



《钱塘两岸》。



柳建伟,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黄亚洲,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原主席。



哲贵,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社主编。

篇小说。

记者:《钱塘两岸》为何以抗战时期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与炸毁的传奇经历为重点?

柳建伟:1935年,钱塘江大桥动工,当时日本已侵华。这个时间节点决定了这座桥的命运注定不凡——修造途中,它遭日军空袭轰炸;仅竣工89天后,为防资敌,茅以升亲手炸毁了这座桥梁;抗战后期,日军将它草草修复通车后,浙东游击纵队又设法炸了三次大桥……1949年杭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正式启动修复工程,1953年,钱塘江大桥才彻底修复。书中人物的命运,也和这座大桥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记者:钱塘江不只是一条江,更是一部流动的历史。黄老师,在您看来,《钱塘两岸》的史诗性创作对浙江有何意义?

黄亚洲:柳建伟用这部作品,搭建了一个连接历史与当代的“文学之桥”。

我始终怀有一个夙愿,期盼能有一部全景式展现浙江历史厚重感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期间,我们多方努力,也曾与艾伟同志探讨,能否特邀具扛鼎之力的作家来浙深耕。毋庸置疑,浙江省作家实力不俗,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便是

一例。它从茶这一行业视角切入,独具匠心,但毕竟还是从特定行业入手的作品。当柳建伟的《钱塘两岸》完成时,我深感欣慰,长久以来的期待终于实现了。

## 用文学致敬浙江

记者:您的创作倾向于驾驭宏大的时代主题,为什么您青睐“史诗性”的叙事结构?

柳建伟: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载道”和“言志”一直是主流。巴尔扎克讲的“小说是民族秘史”的观点,我也很赞成。我开始写长篇小说时,自然而然对题材的“史诗性”情有独钟了。《钱塘两岸》就是在这种理念和追求的引领下,开始构思创作的。

近二十年,为写这部作品,我借助三十余次出差浙江的机会,对浙江特别是钱塘江两岸,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了解。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浙江书写了伟大的历史,我想用文学来致敬伟大的浙江。

记者:可以说,浙江的抗战历程,是全国抗战历史的一个缩影。您认为浙江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具体体

现在哪里?

柳建伟:仅以抗战时期为例,钱塘两岸在此期间经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代表性等方面都是不可比拟的。

为了写这本书,我踏访了抗战时浙江省政府金华永康办公处和设在西天目山禅源寺的省政府江北办公处,深入了解了抗战期间浙江军事、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恰恰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举个例子,在浙东游击纵队控制的区域里,有区域性流通的纸币,还有税收。在上虞,我还参观了一个当时游击纵队开办的纸烟厂的遗址。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兴办兵工厂等提供战时物资的各种工厂,在华北八路军根据地有不少。但像浙东这种办纸烟厂的,我从未见过。这些小事都能证明,当年浙江抗战的独特性。钱塘江两岸从1937年至1955年的风云历史,也为我的这部作品,提供了完整的结构框架。

记者:《钱塘两岸》这部小说已在《江南》杂志上刊载,让许多读者重新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作为《江南》杂志主编,同时也是作家,您觉得《钱塘两岸》是如何带来身临其境之感的?

哲贵:小说的魅力在于虚构,但卓越的虚构必深植于真实的土壤。在《钱塘两岸》中,这种真实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是不可动摇的历史骨架——第一卷严格对应1937年8月14日至12月24日这130多天的史实框架;其二则是充盈其间的历史肌理,尤其是关乎日常生活细节。对于一位书写八十年前异乡故事的作家而言,只有通过扎实的考证,才能使故事饱满而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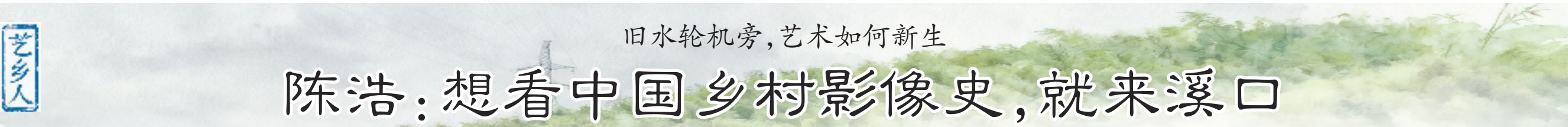
试看书中对浙江特色食物“霉干张”的描绘:自咸鲜的宁波,追求“怪味”的绍兴,至口味稍重的杭州,乃至近苏沪而味趋清淡的嘉兴、湖州,各地风味偏好如何细微地影响了“霉干张”的发酵时长与工艺。这些极具地域性的生活知识,如果不是通过经年累月的田野调查与深切的生活融入,作家就很难精准捕捉。说来惭愧,身为浙江人,我通过这部小说才真正了解“霉干张”的制作奥秘。正是对真实历史的敬畏与深耕,赋予了虚构叙事不容置疑的重量。

## 笔墨深处有重量

记者:文学如何表现民族伤痛,是一个深刻的美学课题。在《钱塘两岸》中,这种宏大的历史悲剧,是如何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特别是主角叶紫嫣这样的女性角色,进行具象化与象征化表达的?

哲贵:《钱塘两岸》平衡了情感与理性。小说女主人公叶紫嫣被描绘得如白玉无瑕,花朵初绽。我相信建伟老师在这个角色身上投注了诸多情感。但成熟的作家不能任由自己的情感流淌,建伟老师选择了让美经历淬炼,用理性的视角处理人物。当这个纯洁的生命遭受侵略者玷污时,作为读者我心如刀割,却正因这种痛楚,她完成了蜕变。

这不仅是情感投射,更是理性抉择。破碎的美在苦难中重生,让这个



旧水轮机旁,艺术如何新生

# 陈浩:想看中国乡村影像史,就来溪口

■ 本报记者 严粒粒

衢州龙游县溪口村,灵江山畔,有一座颇具年代感的工业建筑遗存。这里曾经是“服役”数十年的黄泥圩水电站。而今,它的新名字是泥美术馆。它的重要使命是挖掘、呈现、研究和收藏乡村主题影像,包括纪录片、影像装置、口述历史及各种乡村写作文本等。

开业仅2年,这座美术馆就成了“网红”,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获得千万次浏览量,还作为乡村艺术空间典范登上了央视《焦点访谈》,引来参观者不绝。

每每这时,执行馆长陈浩只要得空就会出面介绍:“泥美术馆的‘泥’,取自黄泥圩的‘泥’,也指土地、乡土。”泥美术馆有3个展厅,其中一个专门提供给年轻摄影师,另设有录像厅、艺术书店、驻地之家等。

在艺术乡建频频被提及的今天,艺术为谁而生,如何扎根乡村?作为“逆行”回村的95后,陈浩在乡村实践理想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

## “玩”成了执行馆长

乍一眼,陈浩更像个闲逸青年。社交媒体上,他放出的形象是这样的:一头中长发,通常随便扎起或是箍着;着装常是背心短裤,搭得随意。人也没什么“偶像包袱”。打针时痛得扭曲的五官、被朋友怂恿舔一口臭蛙的囧态,他统统不介意与网友分享。

这样一个年轻人,能扛起执行馆长的担子?直到见到了本人,记者为自己的刻板印象致歉——

馆里展出的不同时代、不同摄影家的乡村主题摄影作品,他都能如数家珍。他对艺术也很有想法。馆里的影像厅播放着艺术家们拍摄的灵江山。画面一会是水滴、一会是水面、一会是水雾,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记者问:“这想表达什么?”陈浩直接把问号丢了回来:“你觉得呢?”“大概……是平静?”“很好。艺术的意义没有标准答案,平静就是它对你的意义。”

策展、布展、运营公众号、接待来宾,



陈浩

### 艺人艺语

“在乡村,你能学会看一朵花开。”



泥美术馆坐落龙游县溪口村。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甚至给坏掉的椅子换螺丝……陈浩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得干。于是,他干脆把网名改成了“陈浩是美术馆的保安”。

“累,但是很值得。这里有我喜欢的

工作和生活。泥美术馆的目标是做‘百

年’,要让人只要想看中国乡村影像史,就得来这里。”说话间,陈浩语气坚定,眼神有光。

其实,和许多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他有理想,也曾迷茫。2020年,从浙江

传媒学院摄影艺术专业毕业,陈浩顺利进入了杭州互联网大厂做交互设计师,薪资可观。繁忙工作挤压个人空间,一天深夜,加班回家的他,盯着电脑里三个月没更新的“个人艺术创作”文件夹,止不住地哭。第二天,上司就接到了他的辞职申请。失业的大半年里,他接各种各样的零活,日子过一天是一天。

“不怕你笑,我辞职的时候,非常天真地在家族聚会上放过狠话,说‘我陈浩就是不要赚钱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位年轻人有不肯妥协的标准。

一个好时代,能给年轻人发展空间。热闹的乡村建设,正悄悄递来机会。

2022年,陈浩收到了大学老师、摄影艺术家傅拥军的一份邀请。为了拉这个年轻人入伙,傅拥军这样介绍:“我的老家龙游,有一个1969年建造的黄泥圩水电站,现在水电站使命完成,荒废了。当地政府想把那里做成美术馆,讲讲中国乡村故事,你愿不愿意来和我‘玩一玩’?”

陈浩答应了。一方面,在城里久居的人,容易被绿水青山治愈;另一方面,“工资还行,工作听上去发挥空间挺大。而且你知道的,现在搞艺术的,在哪里生活都不容易!”

陈浩幽默自嘲,笑声朗朗。“先‘玩一玩’,大不了再辞职”的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艺术、对乡村的认知将悄然改变,“在乡村,你能学会看一朵花开。”

## 对艺术“祛魅”

“‘灵山豆腐庙下酒’,来溪口一定要吃豆腐喝米酒”“今年的灵江山水有点黄,是上游在造堤坝,不然——啧啧,很漂亮”……在溪口待久了,陈浩总在不经意间推介溪口村。

他说,溪口才

是美术馆的魅力源头。泥美术馆没有额外的宣传经费。建馆发起人傅拥军业界名气大。最开始,靠着他的人脉,泥美术馆请来了解海龙、阮义忠、黑明、陆元敏、焦波、胡武功、王景春、陈杰、付羽、占有兵、王兵、程新皓等知名摄影家。

刚开馆时,泥美术馆的火,还仅限在

圈内,除了村里人,来的基本是同好。随着它在互联网上口碑慢慢发酵,泥美术馆火出了圈。今年五一、十一假期,一过中午,连二楼“泥书店”的地上都坐满了人”。溪口不算传统的文旅村,可这里的出租司机说,每天都能从火车站载到好几个点名要去泥美术馆的人。

许多人找陈浩取经:一个村里的美术馆,凭什么吸引人?

这也是他作为执行馆长,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遗憾地说起一种“生搬硬套的文化现象”:现在很多地方做艺术乡建,把新东西带进村,搞个装置作品、行为艺术,或者把村里元素拼凑一起,就完成了一件“作品”,结果往往是“项目开始热热闹闹,项目结束人走茶凉”。

扎根乡村的泥美术馆却“告诉”陈浩: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诞生于人与人的交流、和向大自然的学习。

如他所愿,在互联网上,泥美术馆“火”在颜值,更“火”在内在,网友点赞不断。

有人打卡楼顶天台的一根水电站时期就拉起的晾衣绳,这头挂着艺术海报,那头晒着村民的被子。这是两种生活方式交汇的印记。有人惊讶,馆里不仅有艺术家的征集创作,还有2024年4月2日晚上,被一场暴风雨吹落的鸟巢。这是对大自然的尊重。

陈浩的得意之作“泥美术馆1号机器人”也常出镜。这是他为黄泥圩村民做的发明,用来帮助驱赶麻雀。机器人的身子由村民上山专门砍来稻草做成,“脸”是由村里老篾匠定制的,用来观测鸟类入侵的监控器则由陈浩购入。

“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接地气、有故事的美术馆。”陈浩介绍,除了执行馆长,泥美术馆还面向全国征集轮值馆长人选(任期两个月)。入选者可免费入住艺术家民宿,无偿使用美术馆的工作室、摄影灯具。馆里的要求,是轮值馆长走的时候,留下一件与溪口有关的艺术创作。目前,已经有50余位艺术家驻村创作,累计产出《重聚》《灵山江湖物语》等在地化作品200余件。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对艺术“祛魅”。“我们要的不是某某工作室那块牌子,而是真正能够讲述溪口故事的作品。”

物成为危难时代中国人的缩影——在近

乎灭顶的灾难里,如何挣扎出新生。

记者:在这部小说刊载过程中,有那些细节让您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哲贵:收到24万字初稿的小说,因为杂志容量所限,我请求建伟老师删至20万字,限期一个礼拜。没想到第六天清晨,修改稿已静静躺在邮箱,恰好20万字,不多不少。

这不只是对杂志的信用,更是对文字的虔诚。他把这份信守承诺也通过文字传递给了读者。

记者:好的创作,是冷笔写热肠。《钱塘两岸》中运用了大量精炼而富有张力的对话。这种偏戏剧化的笔法,为这部历史题材作品带来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黄亚洲:柳建伟的编剧功底,为《钱塘两岸》注入了鲜明的叙事特色——大量运用对话推进叙事。这种手法不仅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更成为剖白人物内心世界的利刃。

尤为可贵的是,他借助对话,精准捕捉并呈现了危难之际浙江民众复杂的社会心态。例如,书中对小商贩群体的刻画入木三分:面对日军压境,有人举家逃难以求保全,亦有人权衡利弊,在恐惧中夹杂着一丝侥幸,试图在乱世夹缝中维持生计。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在许多同类作品中实属罕见。

柳建伟:写《钱塘两岸》是从现实题材转向战争和社会大动荡题材,可展示的生活广度和可开掘的人性深度完全不同。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道路的正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蓬勃向上,永远能支撑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同时,能完成这种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的必由之路,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

除题图(钱塘江两岸风光)由视觉中国供图外,本文其他图片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 真正了不起的是乡村

总的来说,村里开美术馆还是件稀奇事。“周围人怎么看你工作?”记者问。

“我的朋友都觉得好,因为现在的乡村每天都有新鲜事。质疑往往来自老一辈。”陈浩记得,初来村里,好心的大爷担心他找不到对象,劝他赶紧走;带着人上门学手艺时,老篾匠嘟囔的是“这老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连自己那从小在村里长大的父母和爷爷,也担心他“没前途”。

泥美术馆建起来后,陈浩发现,这里似乎成了溪口村人的“自信源头”。

村民说,听到游客、亲友热烈真诚的赞美,他们简直脸上有光,直夸美术馆团队了不起。其实,陈浩想说:真正了不起的是溪口村、溪口人。

他在美术馆遇到过水电站的老工人。看着老房子“重获新生”,工人拉着他,一边回忆,一边感动得流泪。“当年公社来了三分之二的人,花了10年时间,才建起水电站。没有他们的功劳,哪有今天的美术馆?”馆里展出的水电站工人的照片和口述史,留住了时代的记忆。

溪口是明清时期龙游商帮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陈浩还认识了开了溪口第一家打印店、书店、鞋店的女强人——邹拥军。泥美术馆空出一面墙,把邹拥军的一串老照片展在墙上,边上写着她的故事,取名《我的青春在溪口》……

从溪口出发,陈浩更热爱、理解自己的家乡了:“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我们老家宁波余姚当地有一句老话,‘宁做老板500,不赚打工5000’。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拼搏精神。”

前不久,他加入了溪口青春联合会,与会员们一起想办法推广溪口本地的黄泥笋、米酒、竹编等农产品,还热情地组织举办各种活动,吸引无数青年艺术家、手工艺人、户外运动爱好者等参加。

从艺术出发,陈浩拓深着对人生价值的理解。越来越多和他一样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轻人正在“入乡”,开启一场活力四射的青春接力……